

目 录

- 一、对宛西三次暴动的回忆……………张明河（1）
- 二、马华敏烈士传略……………马焱（25）
- 三、窃夺司令后的刘顾三……………王伯顺（34）
 - 1、别刘两派斗争
 - 2、弄权篡政
 - 3、伏牛山九县联防指挥部
 - 4、反共种神
- 四、内乡民团覆灭前后…………… 拂珂（102）
 - 1、邀功请赏
 - 2、六亿法币的来去
 - 3、瓦 解
 - 4、薛钟村的末日
 - 5、豫鄂边区邓、内、浙、均、光五县清剿指挥部
 - 6、组织还乡团
 - 7、北山残匪挣扎……………樊章、击石

五、内乡民国八、九年灾荒见闻·····	陈自立 (145)
六、宛梆名优王春生·····	谢丹枫 (149)
七、内乡在明末农民起义过程中的作用·····	
·····河南大学八三级	张洪基 (154)
八、白朗在内乡·····	陈自立 (162)
九、内乡清真寺今昔·····	杨丽生 (166)

封面设计·····	于 天
题 字·····	谢丹枫

对宛西三次暴动的回忆

张 明 河

一九三三年秋，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原在该部作地下工作的部分共产党员，失掉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加上此时北平地下党也遭到严重破坏，虽经我们多方寻找，仍无效果。于是，我和其他一些失掉关系的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初陆续回到家乡河南的南阳（简称“宛”），大家商议继续分头找党。初期有王正朔、曹云阁和我，在一起过党的生活，后来，王正朔等同志到南召、唐河、禹县、许昌等地；曹云阁等在南阳县；我和王正金（王黎生）等到宛西的内乡（包括现在的西峡县）、镇平、淅川、邓县开展党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包括收容在南阳一带失掉关系的党员），掌握武装，组织发动以推翻土皇帝别廷芳等反动统治为目的的暴动。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间，我们在宛西组织发动了三次革命暴动。这三次暴动虽然都失败了，但给当地的反动统治者以很大的打击。共产党员吴怀三等同志和其他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宛西人民的心中。

一、西 峡 暴 动

（一）吴怀三走上革命道路

吴怀三同志是淅川马蹬人，幼年上过小学。一九三一年

前，曾投身绿林，后在杨虎城部任过排长。一九三一年，他从陕西回家，为谋生计，往来奔走于宛西一些县，在别廷芳的团队中和青年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

一九三三年，我在北平东城区团委任组织部长时，党的北方局鉴于上海有个“打狗团”，专门对付叛徒，搞得很好，也想成立个“打狗团”，还有让我参加管理这项工作的消息，我就积极设法物色人员。正好我家侄子、共青团员张玄烈（亦在北平上学）向我介绍了吴怀三的情况，说吴怀三双手能同时打驳壳枪，百发百中。当时我想，吴怀三这样的神枪手，对“打狗团”是很有用的。于是就要张玄烈立即弃学回家，去做吴怀三的工作，提高其政治觉悟。我们商定，只要吴怀三主动提出入党要求，保证做到服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愿意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就写信给我，让他到北平来，我负责发展他参加党的组织。后情况有变，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从北平回到南阳，在邓县罗庄约吴怀三于马岗见面。经过几天的深谈，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吴说：你过去叫张玄烈先生给我传达的几条，我都能做到。并表示要求入党。于是，我便批准他参加了共产党。从此，吴怀三由一个旧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在虎穴里发展党员

别廷芳等人身边的马弁、书记中都有吴怀三的结拜兄弟。据吴怀三谈，别廷芳的马弁陈凤台，读过五经四书，能做满篇文章，是西峡军官讲习所一期毕业，受到别廷芳的

赏识，留在身边。营长刘宗阁对其很嫉妒，百般刁难，曾进行人身污辱。陈向吴多次表示，总有一天要打死刘宗阁，甚至不惜与刘同归于尽。内乡一团一营书记官张天印（又名张国玺），是西峡口本立生商号的小东家，曾在十九路军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有一定的民族觉悟。吴怀三往来西峡，就本立生商号落脚。一九三二年在陕西商南一带郭子修部任职的薛天义，与参谋长陶品三及曹子德、刘好恩、薛子明等在郭部失败后，率余部数十人突围转战到内乡，由别廷芳收编。阴险奸诈的别廷芳采取枪留下，人遣散的办法，只留下几个头头，且不被重用。仅任薛天义为手枪连分队长，陶品三、刘好恩为挂名副官，曹子德连个挂名副官也没有干上。薛天义等对此非常不满，不甘寄于别廷芳的黑暗统治之下，总想广交博纳有志之士，走打富济贫之路。于是我们决定，吴怀三在民团中要结束拜把子、交朋友的活动，要秘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建党工作，对已有的朋友，有选择地进行审查，严格履行批准手续，分别介绍政治上忠诚可靠的分子入党。同时我们认为，在嗜杀成性的别廷芳团队内建党，成败的关键是严守秘密，因此决定：①不能把吴怀三的名字搞红，介绍其原来的把兄弟入党时，吴要化名为吴铁民，介绍其他人入党时要化名为胡铁民；②实行单线联系，不准发生横的关系。每个党员只准知道自己入党的介绍人，上级是谁不许过问，同级有谁也不许打听；③本立生商号只作联络点，不作食宿点，不能泄露。另选住宿点，必须与房东建立深厚友情，但绝不能暴露政治面目。从一九三四年阴历二月到十月，陆续发展了三十名左右的党员。就我记忆，吴怀三在同年三月，先后发展了薛天义、张天印入党，

是吴怀三在镇平石佛寺给我汇报，经我批准发展的。陈风台是同年三月我在邓县马岗时，面谈审查后批准入党的。陈风台介绍的党员有：别廷芳的马弁李灵台，汽车司机杨富。张国玺介绍的党员有：符春轩的马弁符天良，班长秦邦彦，手枪连司务长任明皋，薛天义的弟弟薛天增。薛天义介绍的党员有：手枪连班长李振华（外号李黑子），一团一营的连长薛耀堂以及陶品三、曹子德、刘好恩。其他谁是党员，何时加入，因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了。凡是吸收入党的人，都是由吴怀三分别给我汇报，由我批准的，在这些党员中，坚持单线联系，未建立党的支部。

（三）组织暴动，成立红军

一九三四年农历八月，吴怀三到镇平石佛寺找我，研究如何组织暴动。当时认为，要在伏牛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首先拔掉别廷芳这颗“钉子”。吴怀三很有信心地说：民团头头的性命都攥在咱们党员手里，我们搞兵暴，把他们除掉就可以带上军队进山打游击。经过研究，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发动兵暴既要有胆，又要有识；既要慎重，又要周密的计划。于是作出五条决定：

1、成立暴动委员会，由吴铁民、薛天义、陈风台、张国玺、陶品三五人组成，吴铁民任书记。

2、暴动时，必须杀掉民团司令别廷芳、团长符春轩、营长别瑞九（别廷芳之子）、薛钟村、刘宗阁，其他应杀掉之人由暴委会视情况临时决定。

3、暴动成功后，公开打出红旗，部队番号定为“红军独立师”。薛天义为师长，吴铁民任政委，陈凤台为副师长，张国玺任政治部主任，陶品三任参谋长，任明皋任筹款处长。所收的金银财物和医药用品必派可靠党员运输保管，并以营为单位建立党支部。

4、暴动时机必须选择别廷芳不在西峡（别的司令部所在地），失去部队依靠的时候。

5、暴动代号为“拔钉子”。成功之后，利用山区争取在内乡站住脚跟，并派交通员接我到部队。力争暴动时多带出一些人枪。如遭敌追击，实在站不住脚，就摆脱敌人，进入豫陕交界的深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吴怀三同志向薛天义、陈凤台、张国玺、陶品三传达了以上决定，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按这些决定去办。

农历九月底，陈凤台提供情报：别廷芳到天宁寺师范学校召集宛西各县头子开会，预定十月初四返回西峡。暴委会立即召开会议，确定了行动计划：①趁别廷芳由天宁寺回西峡途经屈原岗汽车上岗减速之机，由化装成农民的党员拦车“喊冤告状”，待停车或别下车接状时，由陈凤台和李灵台开枪打死别廷芳。埋伏在附近饭铺的薛天义听到枪声后要立即带人上车，由杨福开快车直捣西峡别的老巢。②初四日在本立生商号张国玺家，以宴请别瑞九、薛钟村、刘宗阁以及符团的其他军官为名，把他们集在一起，待薛天义返西峡后，就配合他们除掉上述三个营长，逼迫其他投降，若有反抗，当即击毙。③派党员符天良严密监视符春轩的行动，如有异常情况，就开枪打死；如无异常，则待薛天义到后，配合薛持枪威逼符春轩以别廷芳的名义，电话通知各团团长

到司令部“开会”，来个一网打尽。④布置其他党员严格掌握自己的部队，待命行动。另派人骑自行车来往屈原岗与西峡口之间，负责联络。

（四）叛徒告密，西峡暴动失败

暴动的行动计划下达后，叛徒薛耀堂、符天良连夜向符春轩告密。符当即电告在天宁寺的别廷芳：西峡有变，速回，沿途不能停车，更不能下车。别于农历十月初二早晨急忙乘汽车返回西峡。

这次兵暴，由于是暴委会根据情况临时而定，加上缺乏斗争经验，也没意识到别廷芳突然提前回西峡的严重性，处在别廷芳身边的我党党员没有当机立断处死别廷芳，致使别得以安全返回。

别廷芳回西峡，听了符春轩的汇报后，命令对参加暴动人员进行残酷镇压。当即逮捕了张国玺、李振华、任明皋等人。另派刘宗阁、符天良带人乘汽车到屈原岗抓捕薛天义，薛得知消息，急忙转移，险遭逮捕（数月后在邓县遭暗杀）。吴怀三一时情况不明，暂时隐蔽未出。这次暴动就此告终。为暴动惨遭别廷芳先后杀害的有：张国玺、任明皋、薛天义、李振华、李灵台、薛天增、曹子德、赵华典、傅荣耀、沉建章等十余人。

二、邓 县 暴 动

（一）改变斗争方法，准备再次暴动

西峡暴动失败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斗争方法，准备再次暴动。于是，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武装便衣队（即车子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扩大影响，逐步壮大队伍，以最后摧垮敌人的反动统治。便衣队由吴怀三同志任支部书记兼队长，骨干队员有邓其林（吴怀三的表弟）、刘万顺、李平章等。开头只有四支短枪，两支是一九三三年王正恺为酬谢吴怀三而奉送的，一支是吴怀三、邓其林从国民党一位团长刘某的马弁手里夺来的，另一支是一九三四年秋邓其林和我从失掉组织关系的吴兆祥那里要来的。

便衣队组织起来后，人、枪越来越多，大家一起执行任务，就不能不发生横的关系，稍有不慎，就有被捕的危险。我们接受了西峡暴动失败的教训，规定分散活动的隐蔽点一定要保密。同时，对队员加强纪律教育，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二）增设联络点，做好隐蔽工作

西峡暴动失败后，原来的隐蔽点仅剩下三处：内乡城里张玄烈家，李春元和郭营林、郭国栋家。要避免意外，三个

点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迅速发展新的联络和隐蔽点成为当务之急。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亲自来往于邓县马岗、内乡杜岗和镇平赵湾之间，与马明雷、杜耀亭、王正恺等建立关系。并介绍吴怀三到内乡前马村找我的同学马发政；到镇平大栗树找黄宗钊；到内乡马山口找秦友基、秦建基等。因为他们都是家大业大，又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都对别廷芳的残暴统治不满。在建立联系中，从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入手，吸收他们参加共产党，或培养他们成为党的同情者，使他们的家成为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隐蔽点。做到能够在其家长期居住，存放多余枪支，遇到紧急情况给我们通风报信，掩护我们活动。

对队员的装束，做到适应环境的需要。出入于书香之家，来往于大户子弟之中，必须装做富家子弟打扮。对保甲人员要仗义疏财，赢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这对获得敌人活动情况，顺利通过敌人盘查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在南阳城里增设一个秘密联络点，我们与党员杜耀亭商议，让其子杜廷瑞（共产党员）弃学到南阳东门里开了一间大东书店，从我们的筹款中拨出一部分给他作股金。书店前边卖书，后边成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它公开经销中小学教科书，暗中销售上海神州国光社、新文艺书店、创造社和保定蓬菜鸿踪社出版的进步书籍。

在南阳等地开展党的工作的内乡籍学生王正金、王正朔于南阳东关安乐街租赁的房子，也成为我们来往同志的落脚点和接头处。

这时，我们迫切需要物色新的对象，继续打入地方民

团，恢复兵运工作。一九三六年王正朔领来了他在南召工作时认识的刚刚出狱不便在本县活动的南召党员张景芳。我们让张利用他与内乡民团团长薛仲村在西北军时结拜弟兄的关系，去西峡做兵运工作。张到西峡后，化名张蕴略，后打入薛仲村团任副团长，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他经常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还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向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输送了队员（现任总参防化部政委的王善甫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景芳同志活动能力较强，在西峡不但工作有成绩，而且隐蔽的时间相当长，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因暴露而撤出。接着，党组织又派他去新四军五师工作，一九四六年中原部队突围到陕南时牺牲。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了豫鄂陕边界重镇荆紫关。我们估计红军要创建豫鄂陕苏区，荆紫关将会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就专派李春元同志带着医生王廷寿到荆紫关开设一西药房，以备红军再次解放荆紫关时与党取得联系，并利用药房的合法身份购进大量药物，以备作战时支援部队。为广泛联系群众，增添了解社会情况的渠道，还在这里开设了一个自行车修理铺。就这样，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我们在宛西五县（包括南阳）约建立秘密联络点十余处，大大方便了党和武装便衣队的活动。

（三）智取九重堰，伏击省保安二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们在南阳开碰头会。曹云阁说：“北方局的关系找到了。”我急忙问他：“通过谁找到了北方局，见到大鼻子（柯庆施的绰号）没有？”王正朔问他：

“鄂豫边负责人是不是老全（全中玉同志）？”曹云阁没有明确回答。我们和曹分手后，怀疑曹的说法，王对我说：

“还是自己想办法找党吧！”商定由王正朔负责找白区的党组织，我负责找红军。

一九三五年冬，内乡民团团长刘顾三（和我系姑表兄弟）得知我在镇平石佛寺教书，就派我外甥黄廷珣到镇平聘请我到赤眉镇县第六高级小学任校长。我回家后，找来吴怀三，传达了南阳碰头会情况，布置了找红军的任务，并对他说，我们便衣队的二十多位同志，经过两年锤炼，一般都能各自为战，要求每个队员夺取十几支枪，发展十几个人，而后公开打出红旗，拉起队伍闹革命，以此引起红军注意，达到找到红军的目的。起事地点选择在宛西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又距陕南较近的邓县西部。同时，吴怀三在这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边沿地区还有通过统战工作可以投靠我们的土匪武装。当我问到：那里有没有我们的党员！吴怀三说，九重堰区政府有我们的党员，并介绍了区长陈约生的情况。我当即询问了家兄，从家兄那里了解到陈约生是我堂侄张和轩的结拜弟兄。根据这一情况，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从九重堰区公所下手，搞一批枪支。于是制定了智取九重堰的作战方案。

一九三六年春季的一天，我和吴怀三带领八名便衣队员，从内乡出发，黄昏时分到了九重堰。邓其林、刘万顺等按预定计划分布在区公所周围，我和吴怀三大摇大摆来到区公所。我告诉门岗我们是内乡张家，来拜望陈区长的。陈约生在里边听见，忙出来迎接。我自我介绍后，陈得知我是张和轩的小叔，非常客气，并以酒饭款待，饭后还让我抽大

烟。但这时陈约生对我们还是有戒备，他的枪就放在烟盘子下边，身边还站着一个传令兵。吴怀三装着出去解手，传达了准备行动的命令。这时，陈问我：“小叔现在哪里干事？”我说在赤眉镇刘顾三那里当六小校长。陈高兴地说：

“这就对了，过去很多人说你是共产党，当时我就不相信，像你们世代书香人家，怎会干那‘共产共妻’的事。”还未等我答话，吴怀三走进门来，瞬时，外边枪响了，把门岗干掉了，我们的人跟着就往院里冲。陈约生一看不好，“啊”一声就去抓枪。吴怀三手疾眼快，“咣咣”两枪把陈约生和他的护兵击毙，我顺手把他的枪拿了过来。队员们高喊，“缴枪不杀！”区丁中的地下党员带头喊：“我们缴枪！我们缴枪！”就这样，区公所里的人还没惺开劲，就被我们把枪下了，共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接着，把区丁们集中起来，由邓其林向他们讲了话，宣传我们的主张。

当晚，队伍撤出九重堰，先向厚坡西北方向走了六、七里，然后转往内乡县的瓦亭镇方向，又走了十几里，隐蔽宿营。第二天上午，因我必须很快返回学校，就召集支委和分队长开会，进一步说明这次袭击九重堰的目的是找党、找红军，如果这一打，邓县地下党找来，应派交通与我取得联系；如果与红军会合了，就派人接我来部队，如果两下都联系不上，就将队伍带过丹江，进入鄂西北大山区坚持斗争。眼前，在邓县要尽量夺取枪支、弹药，多筹款饷，为日后打游击作好物资准备。

午饭后，吴怀三引来土匪头子朱建波（外号拱架子，九重堰人）和我见面。朱建波见我就翘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我见过你们的大队伍（指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经过

这里)，不奸不杀。兄弟也有几个人，想跟你们一起干，愿听吴大哥调遣，吴大哥叫干啥就干啥，不叫干啥不干啥。”他说了后，我看了一下吴怀三，怀三点点头，表示可以。接着，我对朱建波说：“拱架子，我们有纪律约束啊，你受得了吗？”他说：“请先生放心。”（那时我穿着大衫，确将象个先生）我们一看他愿意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就答应收下了。我们的骨干队伍仅有二、三十人，邓其林在那里作了好长时间的工作也只有三十多人，而拱架子一下带来了一百多人，这样我们的力量就比较大了。当夜，派往荆紫关打探红军情况的同志回来说，大部队红军不在陕南，已向 西 去了，只听说有个陈光瑞（当时国民党报纸把陈先瑞的“先”字误刊为“光”字）的小部队在陕南活动。第三天在我离队回赤眉前，再三叮嘱吴怀三，不要因为红军大部队走了，就不去找红军。只要能找到陈先瑞的小部队，也就能找到红军的大部队，找到党。

智取九重堰，打死敌区长，敌人十分恐慌。他们于三月底急调在邓县“剿匪”的河南省保安二团姜吟冰部到 邓 西“清剿”。开始，敌军小心翼翼，集团行动，挨村搜索，抢劫财物，扰害百姓。由于到处扑空，根本找不到便衣队的踪迹，便逐渐麻痹，胆大起来，改为营连分散活动。吴怀三见歼敌时机已到，迅速聚集全部武装力量，埋伏在敌人反复搜索过的一个村里，严密封锁了消息。当姜吟冰亲率一个营大摇大摆，毫无戒备地进村时，我一百多人的暴动队伍，从村前村后，屋内院中出其不意地冲杀出来，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敌人一百多人，余敌大部弃枪而逃。这场伏击战，我们缴获步枪近二百支，轻机枪一挺，还有大批弹

药。当地老百姓，也收缴了不少武器。从此，姜吟冰消声匿迹，而我则军威大振。

战斗结束后，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和推翻反动统治的政治主张。会上，家住孟楼的小孟同志用他亲身参加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经历，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十九路军对日英勇抵抗的罪行，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对大家启发教育很大。吴怀三同志在讲话中，斥责国民党蒋介石是一群冷血动物，只会枪口对内打内战，只会卖国，对外不抵抗。他指出：蒋介石已经出卖了东北、冀东，正在出卖华北，说不定哪一天连邓县也要卖掉。号召热血青年，穷苦百姓，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救国队伍。还提出“铁血救国”的口号。关于“铁血救国”这个口号，是吴怀三自己提出来的，为这个事我还批评了他，指出：今后不要乱提政治口号。当时我们议定的是：要及时打出“抗日救国军豫鄂陕独立大队”的旗帜，但吴怀三没有及时打出，如果及时打出，号召力也就更强了。

智取九重堰，战胜保二团，暴动队伍的声威远扬。不但饱尝宛西民团暴政和兵匪灾害的邓西群众纷纷响应，踊跃参加，就连活动在邓西的土匪营长王成堂、马登浩、陈大少，杆子头郭老键、张二老等，也都带着自己的人马，前来投奔，要求收留。一时间，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就发展成为拥有两千余人、上千条枪的庞大的队伍。

（四）里应外合，攻克张楼

队伍壮大后，吴怀三曾向众领导成员提出渡丹江进山找

红军，但有人说，胆子要大一点，过去陈四麦、老洋人、孙天堂（均系土匪头子）只有上千人就能在这里占很长时间，我们有你吴大哥指挥，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占住脚？有的说，湖北富裕，游击一趟，多筹些款饷，以后进山给养就不用发愁了。同时，怀三也担心把队伍全部拉进山没有把握，因为，真正是我们的骨干力量仅有百十人，能否带得动这两千多人是个严重问题。于是他就改变了立即进山找红军的主张，决定先在豫鄂边界打游击，筹备粮饷。此时，王成堂提出，九蓝南边张楼恶霸地主张风展和他的保长儿子张荣亮，拥有三十多支枪，成立了局子，盘距张楼，消灭张家父子，为民除害。吴怀三当即表示同意。一九三六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公历九月一日）王成堂率众攻打张楼未克。后王成堂利用张楼局子内的一个小头目张可选同张风展父子有矛盾，暗中将张可选拉了过来。到农历的九月二十四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前后，王成堂派其部下周五金，潜入张楼寨内，向张可选传达了里应外合破张楼的计划，并议定立即动手。周返回汇报后，又入寨与张可选配合。王成堂、王青山等率部秘密包围了张楼。半夜时分，张可选、周五金潜入张风展的院内，先后击毙了张荣亮和张风展。寨内枪声一响，埋伏在寨外的队伍发起了总攻。张可选手下的人将寨门打开，队伍一涌而进。经过短时战斗，将敌人全部歼灭，缴获全部枪弹和大批粮食。

（五）秋树李受挫，暴动队伍失败

邓西暴动的一连串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曾向上反映“邓县西部有共产党活动。”我北

方局特科截获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指示特科的工作人员董汝奉（当时在许昌以教书作掩护）到南阳查明情况。董通过王正朔知道这支队伍是我和吴怀三领导的，就来到南阳的镇平与我取得联系，并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帮助我们成立了中共宛属工作整理委员会（简称“宛属工委”），同时，董要我设法找来吴怀三，向他汇报情况。由于我在邓县同吴分手后，吴一直没派人来与我联系，我就派青年学生孙荣徽去内乡南部瓦亭和邓县厚坡一带寻找吴怀三，但一直没有找到。

事后得知，正当我暴动队伍九重堰出发准备进入湖北境内活动几日，筹些款子西渡丹江进山时，国民党急调驻防湖北的王牌军九十五师李铁军部前来“围剿”，敌省保安三团和二团余部及镇平、内乡、淅川、湖北均县等县的民团，也气势汹汹全力以助，沿路堵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当我部远离经常活动的地区，到达邓县东南的秋树李村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出发，被敌九十五师和保三团突然包围。因敌包围严密，火力太猛，我部又大部没受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突围未成。直到晚饭后，才凭借夜色掩护从南门突出。这次战斗，我部伤亡百余人（大部系原土匪武装），丢掉二百余支枪。

部队突出秋树李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吴怀三率领沿原路返回九重；一路由邓其林率领向邓县东北进发，到薛营又遭到南阳保安团和镇平民团的堵截，遂又绕道邓北转回邓西。部队在九重堰一带会合后，立即向丹江行进，不料敌人已扣留船只，封锁江面。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过江遇到了很大困难，几经周折，最后才从三官店与李官桥之间的高岗偷渡了丹江。此时，我部已减员到六、七百人。